

最真实厚重的
历史传奇巨著

赵力
张育新

最后的 旗

1

拉林河阳

从嘉庆到宣统，首部披露百余年清朝
八旗命运的权威小说

他们终日无所事事，渐染浮华靡风。为求生计，“东北移旗”应运而生。
他们过着完全是野人般的生活，但总算是维持住了生命！
然而即便是“闯”进了关东，就真的能保万世不衰了吗……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赵力 张育新 著

最后的 游牧

1
拉林河
阳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后的八旗. 1, 拉林河阳 / 赵力, 张育新著. — 北京 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-7-5090-1026-6

I. ①最… II. ①赵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3006 号

书 名: 最后的八旗. 1, 拉林河阳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(010) 83908377
(010) 83908455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680mm×990mm 1/16
印 张: 19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026-6
定 价: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
——老子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篇 / 001

嘉庆八年闰二月戊寅，上还驻圆明园。乙酉，入顺贞门，奸人陈德突出犯驾。定亲王绵恩、额駙拉旺多尔济及丹八多尔济等擒获之，交廷臣严鞫。己丑，陈德及其二子伏诛。

——《清史稿·本纪第一六·仁宗》

第一章 古城子 / 028

云中至冷山，行两月程，距金二千余里。地苦寒，四月草始生，八月而雪。土庐不满百，皆陈王乌实聚落。乌实使诲其二子，或二年不给衣食，盛夏至衣粗布，番课四隶，采薪它山。尝久雪薪尽，至乞马矢煨面而食。

——《宋名臣言行录续集》

第二章 吉林穷丁 / 068

嘉庆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：富俊等奏诣勘分荒试垦事竣一折。拉林西北古城子一带地土沃衍，经富俊亲往查勘，派员履丈。现拟每旗设立五屯，共屯丁一千名。一切农具耕牛等项已分别采买，于本年备齐，明春开垦。

——《清实录》

第三章 荒年 / 115

缘古城子今春雨少地干，开垦费力，合计本年每丁只开地一垧余至二垧不等。幸夏秋雨水调匀，所种禾稼畅茂，正在有望丰收。不意七月十四、五日连降大霜，禾稼受冻，颗粒空虚，合计收成止有四分，已属致灾。

——《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富俊奏折》

第四章 文运初开 / 145

清乾隆三十三年，有崂山道士唐士来到古城子，自修板材关帝庙一座。至嘉庆二十二年，商民修建关帝庙正殿三楹，观音殿一楹，娘娘殿三楹。庙院西南角修土地祠一楹，钟鼓楼各一座，马殿及山门三楹，东西配庑各三楹。

——《古城县志·卷十一·宗教志》

第五章 盛京屯丁 / 178

嘉庆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：富俊于吉林开垦屯田一事锐意办理。今古城子新垦地亩已有成效，盛京闲散旗丁视为乐土，纷纷呈请愿往耕种。其续行筹议条款亦俱周妥，询属实心任事。富俊着交部议叙。钦此。

——《清仁宗实录》

第六章 血色三屯 / 221

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，富俊跪奏疏陈：“比屋环居，安土乐业，有井田遗风。中屯开垦在先，麦苗畅发，男耕妇馌，俱极勤劳。”朱批：“满洲故里，佃田宅宅，洵善事也。”

——《古城子屯田纪略》

序 篇

嘉庆八年闰二月戊寅，上还驻圆明园。乙酉，入顺贞门，奸人陈德突出犯驾。定亲王绵恩、额駙拉旺多尔济及丹八多尔济等擒获之，交廷臣严鞫。己丑，陈德及其二子伏诛。

——《清史稿·本纪第一六·仁宗》

【抓帽胡同】

穆隆阿在人间活了九十九岁。九九归一，是个吉祥数。

老人觉着自己在阳世时日无多，开始拒食五谷杂粮了。他把在松峰山、刀劈砬子采来的白灵芝、野棒槌、长寿草，叫孙媳妇每日里混搭着煎煮一锅，顿饮三碗，直喝得通体淋漓，脸冒紫气。如此半个月，老人开始趺坐入定。试试，仍有微弱的鼻息。又过三日，老人突然开眼，呵呵笑出了声，把守在身边的儿孙吓了一跳。儿子与他说话，老人不答。再试鼻息，已然全无。老人竟遽然长逝了。一抹调皮的微笑，还在嘴角上挂着，看起来竟似儿童。

老人去世当日，古城子出了几件异兆。先是穆隆阿的老宅，无端涌出一阵异香，既非灵芝也不是棒槌，有点儿檀香木的味道。随后在古城子东南观音寺上空，蓝哇哇的天空起了一朵祥云，云中隐见观音显形。观音手持净瓶，伫立在云头上有一炷香的工夫，悄然隐形。善男信女们趴在随处的地上，冲着云端磕了无数个响头，整个古城子回响着诵经的声音。接着，旗衙门跑进一只麒麟，旗丁费力追捕，麒麟跃上房脊，并不急于逃走。一个冒失的旗丁拉起硬弓，把箭镞对准了麒麟，被协领大人挥手喝止。麒麟冲着衙门点了点头，跃下屋脊不见了。如此吉兆让协领大人大大喜过望，释放了狱里罪行较轻的囚徒。

穆隆阿的心里守着一个大秘密，至死未透露半句。十五岁的时候，他一时冲动，在老家抓帽胡同救了被夷灭九族的钦犯陈德家十岁的荷儿。

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。有了闰月，春气已经浸透了京城。清晨，融融的暖日斜照在抓帽胡同的墙上，枯井旁的老柳，老干新枝染上了活泼的新绿，丝绦如烟。枝条上的毛毛狗一嘟噜一串的，鹅黄嫩绿得让人心里痒痒。穆隆阿把家里的水缸挑满，收拾得了垃圾，跑去胡同口和几

个哈哈珠子^[1]抖空竹。这一带，他的空竹抖得最好，能抖出“流星赶月”、“盘丝跳绳”、“双跳空竹”、“横空出世”这些高难度的花样。其次是黄五爷家的载钦，会玩“左右捞月”、“背后捞月”、“张飞翻马”、“倒挂金钟”；再次是大厨陈德家的禄儿，擅长“二郎担山”、“哪吒蹬轮”、“鲁班拉锯”、“金猴翻杆”。三人同岁，生日都很特别，穆隆阿四月初八，载钦四月十八，禄儿四月二十八。萨满太太说，他们三个都是庙门没关住逃出来的小鬼。果不其然，小鬼命硬，一个克死了阿玛^[2]，两个克死了讷讷^[3]。

禄儿自从死了讷讷，已有几个月没出来玩了。一出正月，被他阿玛陈德送给做绸缎生意的崔回子当了随僮。满洲上三旗的哈哈珠子，给回子当下人，若不是穷得掉了底儿，断不能跌这个份儿！陈德也是实在摆不起上三旗的谱儿，顾了脸面就顾不了肚子。看着偶尔回家的禄儿脸上灰呛呛的不见血色，陈德恨不得捏碎了崔回子的卵蛋。但终归只能咬咬牙，叹息一声。这怨不得人家崔回子，要怨也只能怨他这个当阿玛的不争气。

大家正玩得高兴，看街的黄五爷施施然溜达出了大门楼。黄五爷一手提着鸟笼，一手玩着鹰嘴铁核桃，虽说是个看街的杂役，却摆着王爷出行的谱儿，一步三摇，睥睨一切的样子。哈哈珠子们吓得收了空竹，垂手靠边站立，候着他老人家过去。黄五爷有数不清的揆程^[4]礼数，他环顾一下几个哈哈珠子，在街心站住了，咳嗽一声，张开油渍麻花的大嘴，喟然而叹：“嗔是的^[5]，你们这群小王八羔子啊，都多大了？文不习国语，武不练骑射，不农不商，闲居坐废，我爱新觉罗的大清江山啊……”黄五爷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，说了半截话，不说了，忿忿嘈嘈地走了。

黄五爷是京都满洲镶黄旗头甲喇宗室瑞彻佐领下的苏拉^[6]，出身天皇

[1] 哈哈珠子：满语“幼仆”，泛指小男孩。

[2] 阿玛：满语“父亲”，又称“玛玛”。

[3] 讷讷：满语“母亲”。

[4] 揆程：满语“规矩”。

[5] 嗔是的：满族人的感叹词，后演绎为切、且是的。

[6] 苏拉：满语“闲散人员”。

贵胄，庄亲王的旁枝，老姓爱新觉罗，本名奕萱，行五，自号“天下第一没用东西”。因系黄带子，街坊邻居都尊他一声“黄五爷”。黄五爷也是个闲居坐废的主儿，唱一口清音子弟书，是京城戏园子里的十大名票之一。四年前，嘉庆爷担忧八旗子弟征逐歌场，消耗囊橐，流于浮荡，下旨严禁在京城九门以内开设戏园子。从那时候起，五爷便没了“征逐歌场”的乐呵儿了，也失去了“消耗囊橐”的败家营生。可惜，圣旨下迟了，黄家的万贯家财早已挥霍殆尽，只剩下祖上留在抓帽胡同的一座三进深四合院了。五爷靠着它“吃瓦片儿”，补贴日渐拮据的家用。别人吃瓦片儿讲究个“贵旗、贵教、贵天津免问”，怕的是旗人的毛病、回教的势力、天津人的伶牙俐齿。他却百无禁忌，房客多是旗下穷人，大厨陈德便是其中一个。五爷一辈子没当过官，不过，按照大清朝的典制，宗室男子到了十八岁，一律赏给四品武官顶戴，逢年过节，参拜会客，穿戴起来亦十分威风。如今虽说在家吃大眼儿窝头，出门时一定要从青花细瓷荤油坛子里沾上一点猪油，抹抹嘴唇，美其名曰“抹油嘴”，穿锦戴缎，不失皇家宗室体面。两年前，他家的包衣奴才阿贵擢升为本旗都统衙门主事，五爷脸上有光，坐等阿贵登门报喜，不想阿贵却把他老人家疏忽了。五爷等到太阳滚过了西山，前腔贴了后背，也不见阿贵上门，心里骂了句“小鳖犊子！”忿忿地摔了手里的景德镇仿哥窑的小执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穿上官服站在了衙门口，故意挡住了阿贵的官轿。阿贵刚要动怒，伸脖子一看，吓得连忙下轿跪地请安。五爷斜眼瞥见了阿贵，却假装没看见，任由他跪着，放大嗓音和路人打招呼、开玩笑。闲人围了半圈儿，看着满嘴跑车的黄五爷。阿贵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最后变成了猪肝色。半天，黄五爷回过头来，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！这不是主事大老爷么？别介呀，快起来，我怎担得起您老人家的如此大礼呢。”阿贵知道自己失了礼数，坏了规矩，传扬开去无法活人，心里恨不得一口把五爷咬死，却不得不磕头赔不是：“主子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了。”五爷明知故问：“您有啥错啊？错在主子我呀。嗐是的！您当了大主事啦，不摆旧主子尚可，坏了我大清朝的揆程，圣上若怪罪下来，把我送到宗

人府去，问个管教不严，多大的罪过呀！”说罢，赶苍蝇似的挥了挥袖子。阿贵看着五爷慢条斯理地踱步而去，才揉着跪酸的腿站起来，冲五爷的背影咬了咬牙。晚上，阿贵带着厚礼到府上赔罪，又给他老人家安排个看街的差事。五爷拖着长腔撇清说：“主子我虽说没啥营生，承蒙皇上惦记着，每月还恩赏几两食俸银子，日子还支撑得住，才不稀罕挣那几个一脚踢不倒的大钱呢。不过，这个面子，总还得给你！”从此，他算有了这个挣钱的营生，却也埋下了仇怨。

抓帽胡同的风水不好，犯“孤鸾”，整个胡同唯独黄家夫妻全科，去年，五爷的福晋也殁了，丢下一儿两女。五爷怕孤独，不愿在家侍着，没事总去胡同口外溜达。看看遛鹰斗鸟的，支几招看牌下棋的，闲扯几篇有影没影的前朝旧事，混到黑天才回家用膳。

五爷前脚刚走，大厨陈德后脚从黄家的大宅门溜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他的儿子禄儿。

陈德是个愚囊人，平时没言少语，唯一的嗜好是喝酒。年轻时，喝多了傻笑，看着小鸡有两条腿傻笑，老牛长尾巴也傻笑，笑得莫名其妙。如今变成了瞎哭。看着猫闹羔子哭，狗起秧子也哭，谁家添了一男半女，陈德哭得更厉害，说是这爹娘不干好事，又弄了一条性命到世上活遭罪了。这半年陈德没了活命的营生，靠照影儿的稀饭熬着，瘦成一个刀螂，细胳膊细腿的，颧骨支出老高，腮帮子却塌了回去，一双小眼睛白眼仁多黑眼仁少，常挂着眊目糊，总是没睡醒的样子。

禄儿影子似的跟在陈德后面，看着昔日的伙伴玩得开心，犹疑着停住脚，瞥了穆隆阿一眼，噙在眼角的泪珠子滚了下来。陈德在孩子们跟前停住了脚，想要说点什么，嘴嘎巴了半天，终于什么也没说，负气似的勾着头走出胡同，身后传来他破锣似的唱腔：“按龙泉血泪洒征袍，恨天涯一身流落。专心投水浒，回首望天朝。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……”陈德停脚的工夫，穆隆阿看见他宽宽的门牙缝上，粘着一片榆树叶儿。穆隆阿刚要和禄儿打招呼，禄儿却把脸一抹低头走了，去追赶前面嚎唱的阿玛。

陈德是镶黄旗下的包衣奴才，十年前从青州回京投奔堂姐姜家。陈德没啥本事，却有个心灵手巧的媳妇，媳妇会一手地道的鲁菜厨艺，在京西这一片小有名气。先前，两口子在包衣管领常家给内务府服役，出入宫禁。一个主厨，一个打下手，倒也混得不错，日子还过得去。五年前，典给监督王孟明家当厨役，虽说收入大不如先前，年吃年用，也还略有结余。前年，陈德家里一病殁了，扔下个八十岁的老娘，还有两儿一女，收入挪去了一大半，日子开始入不敷出。去年秋天，陈德的堂姐病故，接着，老丈母娘一跤摔成瘫巴。眼见儿小女幼，日子难熬，不免气恼，逢酒必醉，醉了便在主家院子里唱歌哭嚎。他唱歌也是哭嚎，哭嚎还带着唱腔，说不清是山东大鼓还是河北梆子，邻居们把他的哭闹当演出。主家忍无可忍，今年正月不再雇他了。从此，陈家彻底断了生计，只能靠典当度日。这几天，竟断了炊火，全家人靠二儿子对儿撙来的榆钱熬粥维持。陈德绝望，骂自己命苦，骂王监督绝户，骂着骂着，骂起了朝廷无道。也是穷极生疯，忽然起高调，想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昨天，他把全家刚脱下来的棉衣当了几个大子，买了一把尖刀。晚上他一宿没睡，脑袋里乱哄哄的都是故事。不是别人的故事，是他自己惊天动地的故事。他在脑袋里英豪了一宿，早晨起来对大儿子说：“禄儿，咱家的日子实在熬不过去了。与其全家活活饿死，不如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。”禄儿星星着眼睛问他：“阿玛，咱能干啥大事啊？”陈德说：“咱们祖上脑袋掖在裤腰上帮着皇家打江山，现在皇家在宫里享福，咱们却没了活路。皇帝老子不让咱们活命，咱也吓唬吓唬他，让他知道天底下还有受穷的旗人。”禄儿懵懂：“咱一个穷人，咋能吓唬到皇上呢？”“你跟着阿玛走，阿玛干啥你就干啥。”禄儿问：“姥姥和对儿、荷儿怎么办？”陈德惨笑一声：“傻儿子，咱要干的事是灭门的罪，一块死了，利索！”

父子俩出了抓帽胡同，先去了东安门内的一家酒铺，点了一碟卤煮花生米，要了半斤老酒。禄儿嫌辣不喝，陈德低声说：“儿子，整一口，不整一口在这个世上就不算做一回男人。”陈德给禄儿倒上一口，冲禄儿举酒杯，想说什么却没出口，随着劣酒噎了下去。看着禄儿捏起最后

一个花生豆，陈德给了他一个眼神。父子俩离开酒馆进了东华门，绕到神武门，隐蔽在西厢房南山墙后面。陈德说：“禄儿，方才阿玛就想说，别怨阿玛，是阿玛没章程，白让你投奔到世上一回。”禄儿哭过的下眼睑有些发亮，他抽噎一声，瘪着嘴冲阿玛点点头。

不大一会儿，皇家卫队进了紫禁城神武门，随后是嘉庆帝的御轿。御轿稳稳当当地行至顺贞门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卫队和轿夫们整齐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，越来越近，到了身边。陈德头皮一麻，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，一声呐喊，挥舞着小刀扑了上去。嘉庆帝跳下轿子，连滚带爬，逃进了顺贞门，御前大臣、御前侍卫也跟着逃，只有几个青愣的年轻护卫，提着刀把陈德父子围在中间。陈德拿着小刀比划一阵，被一个侍卫一脚勾倒，很快被捆巴成个粽子。禄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他心里使着横劲，两条腿却不听使唤，直接瘫软在地上。

太平盛世竟有人刺杀皇上，这是天字第一号大案，凶手陈德和禄儿，当即被押送进天牢，讯问幕后的主使。

帽儿胡同。穆隆阿和载钦开心地抖着空竹“流星赶月”、“八步赶蝉”，空竹忽上忽下像天桥的杂耍。突然，眼尖的哈哈珠子瞥见，主事阿贵引领着一队官兵出现在胡同口，很快围紧了黄家的四合院。穆隆阿叫了声“不好”，拉起浑身筛糠的载钦钻进自家的宅院。领队军爷叉着腰站在当院，一声令下，官兵扑进厨子陈家。陈家破败，家徒四壁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，炕上坐着瘫巴姥姥和面黄肌瘦的对儿。一老一小吓得干张着嘴，眼珠子随着官兵转悠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。官兵如狼似虎地把这对祖孙绑了，又四处寻找荷儿。

听见外面吵闹，黄五爷捏着鹰嘴铁核桃来到院心。他第一眼看见阿贵，还有亲军营的官兵，知道出大事了。心里纳闷：这个窝囊不揣的陈德能闯出什么大祸，至于劳动亲军营的官爷！刚要上前搭话，阿贵却青着脸一声喝令：“绑了。”一同被绑的还有东院内务府护军姜六格，六格是陈德的外甥，愣愣怔怔的，不知道祸从何来。黄家的二格格自恃是宗室贵胄，

见阿玛无端被绑，冲上去和阿贵辩论，责问他为什么抓人？阿贵不理她，喝问五爷：“陈家的荷儿呢？”五爷暗暗叫苦，猜测一定是陈德犯了满门抄斩的弥天大罪，把白眼一翻，摔在地上死了过去。因是假死，不忘挤出点尿水把裤裆弄湿。

穆隆阿把载钦藏起来后，爬到房山头偷偷看着黄家大院里的动静，发现不关黄家的事，是陈家犯了官司，官兵口口声声地要抓荷儿。穆隆阿知道，荷儿在黄家的西厢房里和大格格在一起歔嚅拉哈呢。穆隆阿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像只山猫似的从后窗户溜进黄家西厢房，捂着荷儿的嘴抱起来就跑。穆隆阿路熟，左拐右拐绕过呼吵喊叫的官兵，把她藏进自家的狐仙山内。

狐仙山不是山，是后院角落一堆陈了几十年的谷草垛。谷草垛上面一层谷草已经被雨水沤烂，春起长出细嫩的草芽，下面的谷草却还新着茬口。白狐狸时常在这里出没，大人敬畏，不敢碰触，遂成了禁地。唯有穆隆阿不知害怕，在藏猫猫时挖了个小窝，藏在里面没人能找到。一次穆隆阿躲在里面睡着了，找人的孩子总也找不见他，失了兴致回家去吃饭。穆隆阿钻出狐仙山时，府上早就掌了灯，讷讷急得什么似的。穆隆阿把荷儿在小洞内藏好，吓蒙了的荷儿看出是穆隆阿，嚤嚤地哭了。穆隆阿怕官兵来搜，搬来一捆长着草芽的霉烂谷草，把洞口堵好，把洞口处的谷草与旁边的谷草，弄成一块玉儿。冲着里面硬生生地说了句：“要想活命，就别哭！”荷儿的哭声立时止住了，穆隆阿这才放心地转身出去。官兵们在黄家的四合院，挨门挨户地搜查这些租房户。来回折腾了几遍，搜不到荷儿，兵丁们只好绑着陈家老小，押着五爷和六格回了衙门。黄家、姜家的人跟在后边，一片嚎哭。

穆隆阿站在自家的门口，没事人似的观看官兵的动静。他家也是个大宅门，最初，街坊称其“苏完关家”；后来，改称“御匾关家”。关家的满洲老姓是瓜尔佳氏，世居苏完地方，大清国开国元勋费英东的后代。穆隆阿的祖父诺里尔达，官至乾清宫二等侍卫。康熙五十五年，准噶尔侵扰西藏，官兵征讨不利，康熙爷把身边十五个最勇敢的侍卫派去增援，

诺里尔达以才勇当选。在青海与准噶尔交战时，率众十次冲进敌阵，身上重创二十一处，力竭阵亡。讷闻，天子赐祭葬，赐号巴图鲁，图像紫光阁，恤赠骑都尉世职，特旨世袭罔替。由其长子巴彦图承袭。巴彦图忠勇，以军功晋前锋参领，乾隆三十七年，从定边将军温福进剿大金川，木果木兵败，突围时中弹身亡，加赠三等轻车都尉。巴彦图无子嗣，由穆隆阿的阿玛花沙图承袭。花沙图手使一杆铁槊，慨然入藏，在超勇公海兰察麾下屡建奇功。乾隆五十七年，在廓尔喀都城，大将军福康安陷入敌围，危在旦夕，花沙图奉命驰援，怒马奋槊，一口气杀死敌将七人，吓得敌兵不敢前进，福康安这才仓惶撤退，招呼花沙图同行。花沙图大喊：“贼不敢前，是因我在此拦截。将军速去，我死不足惜！”须臾，敌兵潮水一样涌来，花沙图大呼力战，又杀敌将三人，中枪而亡，至死手中还横槊不放。福康安感激，请加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出资给关家修了这个宅门，并请乾隆爷御笔题匾，极尽哀荣。

阿玛阵亡时，穆隆阿才四岁，弟弟穆青阿还在襁褓里，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由三叔保力图承袭。保力图调吉林驻防，大宅院里只剩下太太^[1]、安班^[2]、讷讷三个寡妇和两个哈哈珠子。日子过得冷清，节俭，与世无争。

官兵也搜查了关家，但气势上收敛许多。一则畏着御匾，二则惮着三个寡妇。只有阿贵瞪着小绿豆眼，围着狐仙山一遍遍地转悠。穆隆阿的心一下子吊到了嗓子眼上，急中生智，抖起了空竹，一个“流星赶月”，空竹脱了线，擦着阿贵的鼻梁飞了过去，吓得他仰面朝天坐了个大屁股蹲儿。刚要发作，一只白色的狐狸从谷草中倏然钻了出来，它并不走，用两只锥子般的狐眼死死地盯着阿贵。随后爬上狐仙山，冲着太阳嘶声长鸣。阿贵顿时魂飞胆丧，旗人笃信萨满，最惧胡黄二仙。这时，坐在西屋炕头上的太太梅赫哩氏突然下来了神儿，浑身抖动，原本和蔼可亲

[1] 太太：满族人对奶奶的称谓。

[2] 安班：又译作昂邦，满语“大”。

的脸瞬间拉长，慈眉善目变得阴森可怖，长调短声，唱着古老而神秘的满语歌，阿贵和官兵听出来是狐仙在挑理见怪，连忙跪地磕头，乞求饶恕，然后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关家。官兵一走，附在太太身上的神儿也收了。

第三天过午，黄五爷自个儿幽幽地回了抓帽胡同。穆隆阿看见胡同口晃悠进个人影，第一眼竟没认出是谁。黄五爷整个瘦了一圈，几天没抹油嘴儿，厚嘴唇干裂起皮，平日板得溜直的腰，像是抽去了脊梁，瘪塌塌地驼着，给人的感觉缩水一圈。原来水灵的一个仙桃，现在抽巴成了桃核。穆隆阿试探着叫了声：“五爷，您老回来了！”黄五爷抬起沉重的眼皮，冲着穆隆阿苦笑一声。笑纹像天边的一道闪电，闪过就不见了，接着是一声雷：“妈巴子的，这扯不扯……”没头没尾的，不知是骂谁。

到了宅门口，街坊邻居围了上来，问了寒暖，又跟着进了黄家，都想听听消息。五爷自顾自地回到内宅，先把罩在鸟笼上的蓝布罩摘下，打开小门儿，把饿了三天的百灵子喂了，饮了，放了。百灵子在宅子上空转悠一圈，像是跟五爷道别。看着百灵子没了影儿，黄五爷打了个咳声，坐在八仙桌旁，接过房客装好的翡翠鎏金小烟袋，敲着火镰点着。他把烟狠狠地吸到底，憋住，看着烟锅里的烟丝由灰变红，才把一口烟喷到半空，半乜着一只眼睛说：“这个酒鬼陈德，平素愚囊不揣的，打喷嚏都怕惊着别人的主儿，咋干出这么大的事儿呢？你们说，他咋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呢……”接着，他把陈德如何犯驾，明天如何凌迟，禄儿、对儿如何判处绞刑，姥姥如何死在狱中，一一告诉了众街坊。院子里已经绝了陈家的人，五爷虽讲得惨烈，却不闻哭声，只闻一片叹息。陈德那副德行，死了也就算了，白瞎了两个活蹦乱跳的哈哈珠子。姜家人惦记着六格，问六格咋没回来？五爷摇摇头说：“六格应该没啥说道，不知道为啥没回来。”

这桩公案震惊朝野，廷臣对陈德严刑拷打，本想追出幕后元凶，制造个大案。嘉庆皇帝不想因此兴大狱，下诏给廷臣：“陈德不过是一条乱咬的疯狗，不必穷追了。朕感到惭愧和恐惧的是德化未昭，才有如此警示。马上按照大清律定罪了断吧。”

陈德父子犯驾行刺，确实没有任何背景。满洲八旗一直被朝廷恩养。清兵入关之初，人人分有旗地，地位最低的披甲也能分得房屋二间、耕地三十亩，还有月饷银二两、年米十余石，遇有征伐，另给津贴。但是，随着太平年代人口激增，加之停止圈地，八旗后代的生计成了问题。八旗子弟被恩养惯了，大多不会过日子，早早败光了祖上的家产。到了嘉庆朝，大街上随处可见陈德这样的极贫旗人。

五爷刚要躺下眯瞪一会儿，阿贵带着两个衙役，抽抽着脸进了黄家，把五爷的睡意给搅和了。换作平时，五爷不摆这个奴才，可今天不一样了，阿贵是夜猫子进宅。阿贵按照家规给主子请了安，还没由他跪地，五爷赶紧称“免了”。阿贵把微屈的身子顺势绷直，紧了紧脸色说：“五爷，现在咱官事官办，朝廷限令你交出陈家余孽荷儿。”五爷不敢摆主子的架子了，连连应承。阿贵不愿意再当家奴，必欲把五爷牵连进去才痛快，临走撂下一句话：“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能在你黄五爷的眼皮子底下跑喽！”

“荷儿蹊到哪儿去了？”五爷确实不知道，但也能瞄着点须子。抓帽胡同才屁大的地方，一眨眼，人就没了影儿？但是，五爷他不能抓人，那样忒不讲究。虽说陈德在他的瓦片下过生活，但是两人处得挺厚。五爷嘴馋，没少让陈德家里的伺候。就说这次，陈德在天牢里受尽大刑，审讯官想从他嘴里掏出后台，意在牵连更多的人。审讯官不怕事大，事越大牵连人越多就越热闹。要是陈德嘴一歪歪，他绝对逃不了干系。可人家陈德把牙咬碎了，也没说半句不利自己的话。再说，荷儿是在自家西厢房失踪的，就是这失踪的地方，一旦漏了风，见了官，也可以判自己一个藏匿不报的罪名。当初，他假装昏死过去，是不想担着告密的恶名。现在，更不想做落井下石的恶人。

五爷在家中吃小灶。自从福晋歿了，大格格主持家务。今天，除了四个小碟压桌，一盘土豆丝儿、半拉咸鸭蛋，还特意沽了二两酒，买了半斤酱肉，给他压惊洗尘。几天牢饭吃得五爷肠胃造反，现在细嚼慢咽地吃下一块猪头肉，再抿半盅酒，胃里舒坦了。他看了看垂手侍立在一旁的大格格，问：“我不在家这几天，家里可安稳？”